2026年11月1日
星期日
责编 缪佳祎
版式 虞君明

印象·绝壁坎

□蒋同刚 文/摄


绝壁坎全景

很早就听说过，马目黄金湾深处的绝壁坎，没有公路，不通公交，深山老林，羊肠小道，人迹罕至，与世隔绝，是本岛最偏僻蛮荒的自然村落。

近年来，随着山顶风车营地落成，盘山公路开通绝壁坎后，我第一次前往。那是冬天，绝壁坎三面环山一面向海，崖壁立仞，名副其实，它连接东西两山间，垭口正面是半弧形海湾。海湾内外浊浪滔滔，寒风呼啸，在嶙峋碥石间奔突咆哮，凶悍如炸毛的野猪。那一排依山望海的石墙遗址——“原生产队仓库”，独自顽强抗衡着风雨沧桑，坚守着那份旧时光傲娇。

我驻足于乱石无状的码头，放眼四顾，群山如擎天柱支起灰暗苍穹，海上雾茫茫一片，除了风浪嘶吼，更显“前无古人、后无来者”的荒凉感。

通往古村落的小径蜿蜒曲折，磕磕绊绊，落叶厚被，蔓枝枯木既掩盖住角角落落的石屋，也羁绊住前进脚步，导致半途而废。古村落原始气息浓郁，迎面一股方外洪荒之风，身临其境般遁入“荒野求生”的悬疑空间，也极易代入当初村民的窘迫处境，令人唏嘘不已。此情此景，不由感慨：曲径林幽凉意浓，藤蔓覆盖尽石屋。何苦绝世隐深谷，留得风光最不俗。

又一次，时隔一年多，绝壁坎“最美古村”已成本地网红打卡点，我便计划故地重游。这次打算从黄金湾小路徒步翻越，真正体验下“道阻且长”的密林古韵。

初夏晨光柔和，驱车绕着黄金湾水库小心翼翼找寻入口，直至被“大陆引水工程”管理房挡住去路，仍不知古道所踪。无奈只好绕道风车公路，干脆先从古村溯源而上吧。

沿途风景如画，峰峦叠嶂，海天一色，白云悠悠，风车悠悠。满山坡的金菊花海倾泻而下，仿佛大风车从天上、山里摇出来的泼天富贵。

进入绝壁坎，立即被眼前场面吸引，偌大的草坪上，修缮如旧的“马极小学”校舍前，到处都是嘻嘻哈哈的游客。其中还有群游、登山等团队摇旗呐喊，前呼后拥，携老带小，打卡拍照，欢声笑语回荡在青山大海间。教室里不时传出模拟师生“好好学习天天向上”的哄堂大笑。有道是：海天空一色，群山村无踪。课堂朗朗声，可是当年童？

毋庸置疑，绝壁坎经过近两年发展，基础设施逐渐完善，紧挨教室一头的小店，满足了游人饮品零食需求。绝壁坎上已安装玻璃围栏，下面景物基本保持原貌，诸如石垒屋墙、礁岩湿地、芦苇荡等自然生态，粗犷峥嵘。不少大人和孩子卷起裤管，弯腰伸手到浅水中，试图捉住调皮的跳跳鱼和红钳蟹，而水草涌浪成了鱼虾与人捉迷藏的最佳屏障，纵情玩乐，无关得失。远眺海湾外，壮阔的海面上一条巨龙横空出海——舟岱大桥映入眼帘，恍若海市蜃景。

再次走进半山腰村落，清理过的小路干净清爽，路两旁丛林葳蕤葱郁，浓荫蔽日。一处处陈墙断壁覆盖在竹苞松茂的绿植中，虽无一间完整老房子，垒石墙壁布满青苔老藤，废弃的石窟、石器等，一切依然默默守护着古村落的基因密码。我们走马观花领略自然风光，很难真正体会到从前村人的生存困厄，以及不为外人道之苦难经历。

沿着或陡或折的小径攀登，意图反向问道。行进中让我感到吃惊的，不是倒伏大树横亘路上，也不是轰炸机一样多的蚊子，而是不时蹿出的红钳蟹，它们体大鲜红，闻声就“哗哗”的迅速钻进树洞或储水石坑里。这种海水生物怎么寄居到半山腰来了？

迟疑间，看到不远处的游步道立桩，喜上眉梢，徒步穿越古村道应该顺理成章了。谁知，跨上路坎，却是来时公路拐弯的临时停车场。另一边不见路标，也无明显通道，跟着时隐时现的野游飘带，走下油气管线的上百米石阶，最终也没达成横穿古道的心愿，略微遗憾。

返回绝壁坎上，环顾周遭，目睹它化茧为蝶的魅力蜕变，深感不虚此行。立身于此，山海泱泱，滚滚尘嚣无影无踪，心情自然安宁，精神脱俗旷达，时光瞬间慢下来。人与自然美美与共，别有一番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的欢喜在心头。

今非昔比的绝壁坎，恰是时代巨变的真实写照，完美展示舟山全域旅游的又一个金字招牌。诚如路牌所书：“抬头是山川，垂首是大海，古村的故事，得去问云彩。”


绝壁坎如今成为露营地


古村落旧址

“我眼里的舟山”征集

请将您的稿件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：zswb03@zsnews.com，邮件主题请注明“我眼里的舟山投稿”，并在邮件正文内留下您的姓名、联系电话等基本信息，如投图片请标注拍摄地点和时间。

您也可以关注“舟山晚报”微信公众号、“舟山晚报”小红书，在后台留言投稿。

再见十里渔港

□唐伟

几十年以后，我又一次登上了青龙山的小径。

上回来，还是爷爷领着我。

那时候，穿过斑驳的牌坊，沿着滑溜溜的青苔石阶，拾级而上。爷爷跨步而行，我在身后紧赶慢赶，不多一会儿，呼哧带喘。爷爷未及弱冠，便离乡参加了革命，腿上烙下的战争痕迹，并不妨碍他矫健的身姿。

我们从外河口出发，沿着海边的码头，朝着山门的方向。路的一边是海，渔船“突突突”地靠岸，鸥鸟“呀呀呀”地落地，潮水“啪啪啪”地上扑。海的一边是路，梭子“嗖嗖嗖”地穿行，鱼货“哗哗哗”地上岸，人流“呼呼呼”地涌来。这一片生气，争先恐后，自然发酵，海与陆深深地酿在一起。

等上了青龙山顶，忽然静了下来。

爷爷指着熙熙攘攘的山下，你看。

我顺着他的手看出去，对面的白虎山相向而望，远处的渔民号子，隐隐约约。

每年，爷爷都要到青龙山祭拜，直到痛得再也走不动。山上的革命烈士纪念碑，为解放登步岛战斗中牺牲的英魂而建。爷爷每次都会停留良久，轻轻地抚摸着不会说话的石碑，怕打扰了这些入眠的同志。

爷爷不是舟山本地人，湖北农村出生，找到革命队伍后，一路跟着从中原打到东北，又南下渡过长江，解放舟山后，就安定了下来。

他说，永远记得那一天。1950 年的 5 月 17 日，载着红旗的渔船冲破重重阻挠靠了港。当双脚踏上码头，他第一次看到了沈家门，这一看就是一辈子。

铁壳渔船下海的时候，爷爷退休了，每天还去滨港路散步，看着新船轰轰烈烈地开出去、满满登登地开回来。他说，那些船一艘接一艘的，好像年轻那会儿战场上冲锋的阵仗。

爷爷没能看到我上大学。我去省城念书的第一天，船离开码头，渐行渐远，想起爷爷说过他这辈子最高兴的两件事：舟山解放的那天和看着我长大。

山还是这座山，水还是这片水，港变了大模样。

从青龙山上眺望，夜排档绵延数里，滨港路车水马龙，水产城昼夜不歇。傍晚的阳光酽酽地沉浸在起伏的海面上，靠泊的渔船互相依偎着，泊成一个个小岛，船旗肆意地摇摆着，迎着海风欢快地舞蹈。

曾经的渔家娃儿走向了五湖四海，也把这里的气息带到了天南地北。可不管到哪儿，每个人最挂念的还是这山脚下十里渔港的灯火。

下山绕进中大街，老店的海鲜面有了更多浇头，刚开的奶茶店挤满了人，老味道和新招牌同在一条路上。

到滨港路，夜空泛起了小小的星火，倔强地传递着闪闪的光亮，照向远方的海岛，引领着归乡的旅途。岸上的排档一间又一间点亮，船上的桅灯一盏接一盏绽开，黄的、红的，灯火流向岛的那一头。渔船的、排档的，天上的、地上的，分不清。

走着，走着，累了，就在路边的长椅上停一会儿。爷爷说，以前，晚上常常黑洞洞的，只能靠着煤油灯打算盘、盘货。

爷爷走了二十多年了。要是他还在，今年该百岁出头了。他那把老算盘，怕是算不过来了。

歇够了，就重新启程往前走。走出几步，我就回头看看。好几条船刚刚靠岸，人们正往码头上搬着鱼货，银闪闪的、红彤彤的、黄灿灿的，活蹦乱跳的，一船又一船。

